

拳擊大師樂智

●王亦令（大陸旅美作家）

實學苦練不尚空談

拳擊大師樂智，亦名幻智。自其聲譽蓋世，無論從學與否，甚或無論相識與否，咸尊稱為「樂老師」而不名。

原籍河南固始。生十九世紀末葉，歿於本世紀六十年代之始。

鄉俗尚武，故自幼於詩文之外，更習武藝。迨壯遊，偶遇高手董英傑先生，慕其技，擬盡棄少學，專心太極，董固楊門之後進弟子也，時尚無籍籍名，問師曰：「楊門弟子之已享大名者頗不乏人，汝何不從之？」師曰：「吾崇真術，不尚虛聲也。」遂拜以為師焉。董亦傾心相授。不數年，旋青嫩藍矣。董下南洋，未復歸國，師則習練益精，終身不輟。後皈三寶，覃研經藏，有王理平夫人者，湛於密宗大法，又執弟子禮事之。師於佛典勇猛精進之時，亦正拳藝登峯造極之際。是以，世多謂其採瑜珈於拳術，師則力闢此說，屢謂人曰：「吾拳純承師授，未敢自參新奇。」

其授徒也，厥唯太極拳耳。諄諄於腰腿手眼

，孜孜於實學苦練。厭浮談空論。座有舉坊間拳書之套語而詢者，師但告以「功夫靠練，不靠嘴上研究。」

亦教搏鬥，則講求真拳脚，鄙棄假動作。指點門徒，實拳相向，以太極拳應付掙角及西洋拳等各種技擊。然不廢推手，常囑門徒對練推手，叮嚀云：「一面五百下，專心找勁，且練腰腿，切勿拉拉扯扯，你偷我襲，徒亂精神，徒費光陰耳。」

間亦親與徒對試，任徒隨意以中西各式拳法快擊猛攻，師則一以太極勁化解，輕鬆便巧，談笑自若，不需多事閃轉騰挪，悉因應來勢，來勁愈速愈猛者，反跌愈迅猛，甚至尚未近身，即已顛仆，被擊者往往如球彈壁，甚或拋至室頂，再翻滾至地。此皆予所屢見，亦嘗親試者。

認真搏擊恩同再造

予曾目睹師栽倒一次。門徒有名董冰者，少林功夫原極高強，擅拳擊及擒拿，大陸變色前已在江湖薄有名聲，後從師改習太極，師最喜召其對手，蓋其招式多，徒眾觀戰獲益亦多也。此次

，唯見董冰一衝而上，抱腰，勾腿，扳手，不而足，師則連連化解，連聲「再來」，一招接一招，一式接一式，旁觀有福，眼花撩亂，驚聞董冰「啊呀」一聲倒地，而同時則見師亦仰身如元寶墜其側。徒眾未及驚愕，師已一躍而起，仍滿面笑容，但稱：「這次老師輸了，這次老師輸了。」董冰踡地少頃，勉力掙扎而起，無語含淚向師深深鞠躬：「謝謝老師。」師若無其事，擺手示退。及退，董冰私謂予曰：「老師道德真高。這最後一招，我扣鎖過緊，猛覺反應厲害，要脫身根本不可能，心中剛想今番不死必傷了，不料老師竟寧願自己摔地以免使我受傷，真是恩同再造。」

世人相傳樂有「空勁」，所謂「隔牆打人」云云，師甚惡其言。門徒中頗有以學「空勁」為志者，師屢誡云：「吾最惡空勁二字。在吾家鄉，此二字大含貶意，為滑頭、空頭、虛浮、花招之同義語也。練拳即專心找勁耳，何空勁之有？」

執教之外別無行業

予聞諸友，抗日戰爭時期，數名倭兵在上海之南京路（俗稱大馬路者）欺凌一華嫗，橫舉嫗軀，拋擲於地以為戲（俗稱「擺三合土」）。有路見不平者，即以空勁傷倭，救出老嫗，颯然逸去，大馬路當即戒嚴，搜索良久，未有所獲。十數年後，人言猶鑿鑿不已，皆謂師之所為也。予嘗以此道路之言，面詢於師，師堅避其事，曰：「此愛國壯舉也，誠吾所為，則無上光榮，其奈非吾所為，何敢冒掠虛美。」

師弱冠即離鄉井，初就讀於廈門，遊跡遍東南。後執教滬上，乃定居焉。任職震旦中學及大學最久，故其拳徒中大半皆震旦校友。

畢生除教鞭外，別無行業，未入商界，亦不從政。但交遊甚廣，於武界前輩，執禮甚恭，於年長如修忠義、王子平者，悉尊為「大哥」。武界外，江湖人士亦有過從。抗戰軍興，家室寄內地，隻身在滬，教薪清寒，洪幫名人徐朗西延居其府，師承其情，稱「朗老」而不名，交誼甚厚，終不入幫會也。戴季陶慕名相見，戴氏下拜，師即回拜如儀，示不受其禮也，相與談「易」，戴氏折服，師終不因此而攀援仕途也。

辦校不成練拳修佛

比拳名大播後，棉紗大王榮氏聘教子弟，欲大酬之，乾股分潤之事，師一概謝辭，時逢抗戰之後，百廢待舉，師說其興學，遂斥資，於太湖之濱，創建「江南大學」，並委師為校長，師謝校長之銜，但任創建之責，徧查英倫、巴黎以及長青藤諸校規章，一心擬於此山明水秀之地，辦

成寰宇第一流之現代學府，惜乎始則人事掣肘，繼則國事日非，不數年校亦不存焉，未竟其志，終身引為憾事。

自此脫離學界，家居授拳。先有榮氏、吳氏、黃氏等鉅商以及程硯秋、童芷苓等名伶，相與從學，各奉束脩頗豐，故衣食無虞置乏。迨輿圖變色，鉅商、名伶有離國者，有身歿者，但仍有「二位呀」統戰之光，屬特高收入之列，每週各請師到府授藝，月奉於師者數十倍於當時之平常工資，登門受教者，亦不下百人。

師悉意練拳修佛，不尚浮華。養鳥為日常唯一消遣。暇則閱讀典籍，不喜閑書。喜臨池，最愛右軍蘭亭。偶有客邀觀劇，則非第一流京戲、崑曲不往，對海派戲輒敬謝不敏焉。

住上海茂名南路（舊慕爾鳴路）三樓洋房，屬當地高級住宅，極寬敞。但全房無長沙發、大茶几，樓上居室除木床、箱櫃、飯桌等傢具外，別無裝飾之物。樓下客廳為水泥地，廳徒四壁，環牆數十木椅，屋隅一張八仙桌。拳期，師坐桌側，清茶一杯，徒眾環壁而坐。桌之另側有躺椅一張，蓋供來此求師醫病者之憩息。室內可容二人練拳。師則且觀門徒演習，且為人治病，且與客言談，偶喝一聲：「某某，前脚踏大半步，」或「某某，右手高些，」或「某挺腰，」某把頭抬高」云云。其後求治病者日夥。蓋師之為人治病，不取分文，純出度世濟人之心也。而世不知其純以己身功夫解人之痛苦，徒見其手到病除，不針不藥，以為便易，遂爭相輾轉引介，浸且喧賓奪主，病人超過練拳人數，則環壁木椅皆供病

人坐，門徒只能於室外佇候矣。

師之解人病苦，如響斯應。吾子在襁褓時忽發疝氣，愈哭愈厲，醫擬急診開刀，予抱之夤夜叩師，師舉手至吾兒腹，尚未觸及，兒不啼矣，視之，疝已頓消。此兒現亦在美，負笈於帕沙迪納之克萊芒學院，而吾師則早離人寰矣，思之黯然而。

又，陸小曼女士戒鴉片後，百病叢生，尤苦肺氣腫，一咳即不能止，汗濕重衾，必賴「柯達因」（麻醉劑）而後安，而其時「柯達因」少不可得，難若登天，故唯求師急救，每至，咳聲慘厲，奄奄一息，師置手陸氏背脊，對客談笑如常，稍頃，咳止矣，又稍頃，陸氏神色霽矣，更稍頃，陸亦參與議論風生矣。此屢試不爽者也。此情此景，予見之已多，至今如在眼前。

拳藝人品衆多折服

以陸女士閱歷之富，對各色人物之良莠心態，皆洞若觀燭，嘗謂予曰：「最佩服者為樂老師，非僅佩服其拳藝也，尤佩服其人品。世人有專做壞事者，固不必論矣。亦有從不做壞事者，可貴則有之，難能則未必，蓋或因無力做壞事，或因無緣做壞事耳。而樂老師不然。以其絕頂之聰明智慧，可做任何壞事，何況以其交遊之廣，又有無數機會做壞事。但其與黑白兩道、官商各界週旋自若，而絕不絲毫涉足於壞事，實令人五體投地。」此則陸氏與予言之不止一次也。

師之處身共產社會十年，可為陸小曼評論之最佳注腳。師依授拳為生，全真養素，保其本色

。即以衣飾而言，夏衫冬袍，從不穿毛裝，此在十億人之中似僅一人而已。又其對人之稱謂，除弟子以名相呼外，其餘賓客，不分貴賤，概稱某先生、某太太，從不聞「同志」「愛人」之詞。此固有「義熙舊人」之深意在焉。

師於徒衆，誠屬有教無類。有資本家，有工人，有教員，有學生，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刑滿釋放分子，有戴帽分子，有共產黨員，師皆視同一體，等量齊觀。習拳者，一入大門，向師鞠躬，先至小室更衣，一律改穿中式短衫及中式長褲，然後鵝喉環伺，輪流演練。斯時也，斯地也，孰爲「紅五類」，孰爲「黑六類」，無分軒輊，悉歸平等，階級界線，冥滅無痕。在此小天地中，如蓬罩網蓋，雖毛澤東之陽光亦照耀不入。

在此小天地中，依然人倫未泯，長幼有序。師一入座，弟子捧上香茗。夏日，師觀徒練拳及爲人治病之時，侍立諸生，輪流執扇爲師拂暑。有中共高級幹部踵門問病，見此情景，瞠目而已，不敢置一辭。

知命知節不事狂狷

師雖有操有守，而知命知節，非一味狂狷者流。其所以能不降志辱身者，端在其慎於危牆之戒，不捋逆鱗也。口不言人之非，更不非議國事，甚者，因共黨奉無神之論，師故僅談太極，不當衆傳教，或有請示佛法者，師唯答曰：「自讀佛經可也。」

然非鄉愿苟且，理之所在，不肯稍讓。有中

共黨徒向師「統戰」，謂師曰：「佛教講因明，馬克思主義之辯證法亦講因明。」師當即曰：「那不同，馬克思主義只有邏輯而已，因明不僅僅是邏輯，尚有粗細之不同，佛學真是細膩。」

誠如孔聖之惡紫亂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師亦深惡巫之亂佛，每有徒衆言及某處某人如何神通，師必諄諄告之曰：「先要明理，不要迷信三姑六婆。」又曰：「佛教是真科學，不是迷信。」曾有某友謂師：「我遇一異人，法力無邊，有天耳天眼，告訴我昨夜我在床上與內人耳語之言，一絲不差。」師曰：「我若是你，當即給他一巴掌，人家夫妻私房話要他聽什麼？」復云：「佛家確是有神通，但豈有眞菩薩管人家床第之私？與其把邪魔外道當作佛，莫如不信佛。」

師尤惡江湖花招之亂拳術。滬上公園內不乏以太極拳爲號召者，矯揉造作，故弄玄虛，惑人耳目，迹近招搖撞騙，師甚鄙之，稱之爲「公園太極」。久而久之，徒衆引伸用於別事，談及世間任何徒具形式而無內涵之贗品或野狐禪，往往借用「公園」二字形容之，如「公園梅蘭芳」、「公園十全大補膏」之類。是以，在公園稱霸之拳師，對樂門既妬且恨，以武較量自不可能，即樂徒之徒亦非對手，遂想在政治上陷害以取勝。上海有武術會之組織，會長顧某係中共黨員，具名於報端撰文狠批「空勁」，謂係唯心主義，封建迷信云云。人皆知其攻擊矛頭，非師莫屬也。奈師素亦否認「空勁」之說，彼固不能指名道姓，只可含沙射影而已。益以中共大員正賴師治病，故終不能損師毫髮。設非師之處身有道，深明

無可無不可之理，則亦難免於不測之禍矣。

師於中共之高幹，不逢迎，亦不歧視，悉心爲除病痛，待之以人道，一本「萬法平等」之旨，故能不卑不亢，得體得勢。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者，毛之得力爪牙，極左派大頭目也，與樂老師見面，纔握手，第一句話云：「久仰樂老師大名，聽說你是佛教徒？」師坦然斷然曰：「對，我信仰佛教。」柯見其不屈之狀，遂自我打圓場：「好好，我們國家是宗教信仰自由。」爾後，市委之若干書記，幾全數出動，絡繹不絕於門，或求治失眠，或求治高血壓，屢屢顯示此地門徒雜沓，首長出入不便，師置若罔聞。黨書記中有魏文伯，予曾屢見，此人喜與師談詩論文，炫耀博識，似係書記中之與師最熟諳者。一日忽當衆謂師曰：「柯老令我傳言，已決定在康平路（市委所在街道也）撥出一座大花園洋房，供你居住，從此，你可專爲高幹治病，請你即刻遷入。」此曠世之恩惠也，人皆求之而不得矣，師則神色不動，氣泰辭定，一字一句曰：「請代向柯老轉致謝忱，隆情盛意，愧不敢當，我這裏足以溫飽，可蔽風雨，況這如許門徒，學藝未成，不能半途而廢。」魏愕然失色，又續加說辭，末云：「這是黨對你的照顧，黨給你的光榮，請你慎重考慮。」師斷然曰：「我考慮已定，請代謝柯老，我不搬家。」辭愈堅而態愈謙，終未移寸步。

觀眼能知人難善終

又越經年，踵門問診之高幹，級別益尊，一

日，有轎車至，予恰應門，問知爲「市府派來接樂老師」，予入報，師已知約，故整衣登車而去。其後謂予曰：「昨晤我者林彪也，央我治病，並設宴，席間問我是否有空勁？我甚不喜，未容，渠自找臺階，哈哈一笑云：『我不是要跟你比武。』」此人目光閃爍，隱含威懾之意，其奈我自有天爵。觀其眼藏凶相，日後難有好下場。」又告予：「他們要我向解放軍傳授武術技擊，我答以，我教徒徒十年、二十年難保有成，絕難立竿見影，蓋學太極拳者在未找到勁前，光有一招兩招，毫無用處。他們遂不相強。」

師避言政事，偶耳語於予者蓋有深意也，不忍予個人更以鹵莽而重取禍也。故於中蘇共黨公開決裂前，師已自高幹處風聞，即私謂予曰：「小心，黨中央已內定赫魯曉夫爲修正主義。」其時民間對此尚一無所知也。予幸得此啓示，故於小組討論古巴導彈問題時，予絕不對蘇共有所美言，而當時舉凡在發言中照舊唸經，說蘇聯老大哥好話者，日後「文革」中皆作爲罪狀之一。師之呵護於我，固不止此也。自予被戴「右派」帽子後，師豈特未隨衆「劃清界線」，授藝如昔，抑且多予教導，常指點讀「易」，讀理學語錄，從儒學中尋繹全身危世之道。設非師之苦口婆心，予不敢望活命浩劫之後，更不敢望能蹈海而東也。

師常慨嘆「五四」以後之學人，或則固於主義成見，思維僵化，一秉教條；或則販賣國產舊貨於國外，販賣外國皮毛於國內。遂致世風日下，觀念靡正，此世亂之源也。自奮擬融會儒釋

藏，闡析東方倫理哲學，屢謂予曰：「會當有暇，吾口述，汝筆錄，寫以傳世。」惜天不假年，有願未竟，良可哀矣。

一身有盡衆需無窮

師於求治病者，求指點拳術者，來者不拒。至庚子夏，已成門庭若市，戶限爲穿之勢，授拳及治病時間愈延愈長，拳期之日，自晨迄暮無食無休。以功夫治病，尤傷元氣；一身之有盡，衆需之無窮，其難持久之理甚明。或苦諫節勞，師不之聽，自謂必以平等對待衆生，不可妄生差別。終至不支，時正爲人治病，猶強自伏几假寐，及衆散，始臥床休息。從此不再接見賓客。

初雖偏難，始終神智清明，自運功調息，旬日即能起坐，並扶持繞室而行。予以弟子服其勞之義，居師舍，與寬兄（師次子）共事之。師拒入醫院，亦不服藥。有吳姓弟子，業針灸，求爲師治，師不忍拂其意，聽其間來扎針。家人皆信其功力可以自愈，理療之事任師自主，不之強也，唯阻客入，俾利靜養。

如是半年。忽因腹瀉，不食竟日，子弟仍以微恙，未深介意，至夕，予及寬兄侍，見師側身以右手支頤，寬兄問：「是否欲嘔吐？」師搖首曰：「不是要吐。」言訖闔目。初亦未覺有異也，似假寐狀。再審視之，其另一手置腰腹間，雙足交疊，與臥佛涅槃之相絲毫不爽；急探其鼻，息已無存矣。是則師雖於四大分離之際，神猶不昧，肢體悉由自主也。

其未病之前，客有葛某者，精於堪輿，所言

每驗，人皆視以爲神，面告師聽隅八仙桌位置剋主人，宜移，師不爲所動，言之再三，師曰：「大地山河，吉凶禍福，全在我之一心，此桌搬得出我心否？」未幾果病，或又提遷桌之議，師不許，喟然曰：「君子直而行，不問吉凶禍福可也。」

師又常曰：「死生如晝夜耳，如呼吸耳。」故其謝世也，雖從容自主，有所先知，迄無遺囑及於私事，既無依戀牽掛之語，亦無故作曠達之言。

板車載棺步行送葬

斯時也，大陸各城市已一律實行火葬，師則仍入棺成殮，葬於滬之近郊公墓。蓋中共治國，純賴方針政策，不據法律，故火葬之推行，亦望風景從而已，向無明令禁止土葬，亦無明令禁止人民用棺材，但一切卡車皆官管，車不運棺，所有公墓皆官營，不爲棺材挖土；憑此二項，即使土葬成爲不可能之事。然此二項，於師無礙。子侄門徒，皆有心有力之人，運棺不需卡車，挖土不仗工人，自以木板車載棺，步行一夜，推挽至墓地，更自行下穴，負土成墳。數年後，「文革」亂起，掘墳成風，門人又晝夜刨土起棺，再深挖尋丈，復埋之，雖神通廣大如紅衛兵，亦不能傷其遺骸焉。

師逝之際，左氣正濃，予曾撰輓聯，未敢公開張掛，心祭而已，聯云：

道從格致修齊中來，念念在利人濟物，此日圓成證聖果，

功必身心意志上用，時時蒙提耳呼
名。當年絳帳哭春風！

師母爲中央大學高材生，吳耀安（梅）先生
女弟子也，詩文曲賦，造詣皆高，而才氣不露，
未嘗見其舞文弄墨也，悉心持家及修佛，溫厚慈
祥，母視諸生，遲師十年謝世。

師叔今仍健在。出自無錫國學專修館唐文治
先生之門。武功兼內外，亦修密宗。不設帳授徒
，鮮爲人知。事兄如父，事嫂如母，視侄猶子，
以是其下輩堂兄弟間亦孝友彌篤。雖然，偶見其
剛烈暴激之狀，殊驚心動魄。紅衛兵亂，人皆低
頭忍辱求過關，師叔不肯稍屈，予曾諫以「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之旨，亦不聽，紅衛兵上門揪鬥
，師叔竟與詰辯，紅兵置棍門外，令師叔登高當
衆低頭，詎師叔飛腿踢棍高空，口呼：「滾！」
紅兵譁噪：「此老頑固也。」應曰：「老子理直
氣壯，不是頑固！」即奔至樓上，手握棍棒，據
梯大喝：「偌個敢上，老子今天豁出一命，拼了
！」中州鄉音，字正聲洪。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之
黃口紅兵，作弄老弱婦孺固自餘，難得遇此大陣
仗，掃興而退。

師長子甸，業電子工程，然多才多藝，不唯
文章拳術承家傳，尤擅胡琴，得王瑞芝激賞，
盡受其技。次子寬，原爲電機工程師，後辭歸事
父，專心繼承衣鉢，明體善用，與中西各式拳家
較量，未遇敵手，惜不永年，歿已五載於茲矣。
女鈞，適姜氏。侄敦，師叔之子，師視如己出，
親授拳術。門人之傑出者，有顧梅聖、謝榮康等
，皆自震旦時期即從學，數十年不輟。女弟子陳

樂，陳冷血先生令媛也，亦深得三昧，師至各府
教拳，即挈任助教。陳冷血，中共視爲特級統戰
對象，居宛平路之大花園洋房，但陳自稱「老年
病」，杜門不出，曰：「對人終日不發一言
，唯師造訪則歡談如昔。此非予親見，而實兄私
告予者，兄蓋深慕前輩持志存身之高風亮節也，
心知其白眼向人而青眼對師，從可窺見二公意氣
之相通矣。」

師訓點滴寫成語錄

方予涵泳師教之時，唯知服膺點撥，未思當
即筆記，以爲可久在沂上，循步直前耳。豈料一
旦永隔，舞雩難再。

遂自師仙逝後，追憶點滴師訓，陸續寫成「
語錄」。奈何記憶力弱，不能鉅細無遺，但力存
原詞，不敢枝蔓。更期海內外之曾從師遊者，賜
補珠玉，既誌師恩，亦嘉後學。故附於文後。

乙丑二月，門弟子王亦令恭撰。

寧爲泥土不作鑽石

○乙未閏月丙子，樂子授拳於堂，亦令初謁
，問：「下愚如我亦可習此乎？」曰：「人人皆
可爲堯舜，何況練拳。」又問：「嘗聞人云，練
拳者不許喜怒哀樂，有語？」曰：「那成爲槁木
了，不成其爲人。」曰：「然則發脾氣傷身體否
？」曰：「當亦視其爲何而發耳。又麻將輸了錢
而急，固是發脾氣，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也是發
脾氣。」

○樂子曰：「大道若夷，矯奇詭譎，不合情
理者，必非正道。平易近人，平正通達，雖不中

不遠矣。」亦令問曰：「是否大道僅一條，兩旁
支經百出，皆旁門左道，而所謂旁門左道，有程
度不同，前進道上一步支徑即入旁門。如此理解
對否？」曰：「對，只要自己感覺前面路很長，
學程尚無止境，這證明你在大道上；一旦感覺自
己登峯造極，已經到頂，那說明已入了小路，肯
定是旁門左道。」

○樂子曰：「吾所慕者大地之氣象，負載得
起一切，任人踐踏，承受了污穢反而化生萬物，
是以王太師母嘗云：寧爲泥土，不爲金鋼鑽，這
是多大氣象！」

直道而行不問吉凶

○或問卜卦算命之事，樂子曰：「易理是天
人究竟之學，要明理，不要迷信。文王拘於羑里
，未聞他卜卦算命，聞其撫琴，以平心而已，反
求諸己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是以否盡
轉泰而紓釋之也。若其不求諸己而稍有不遜之意
，則雖求神問卜，恐不免族滅之禍也。孔子困於
陳蔡，也不會聽說有卜卦之事。」

○客有葛某，以堪輿馳名，嘗指樂子座側一
桌曰：「此桌置此，風水不好，須移右角，否則
剋主人。」樂子不答，言之再三，樂子曰：「大
地山河，吉凶禍福，全都在我心裏，這張桌子搬
動得出我心否？」終不移換。未幾果病，或勸移
桌，樂子不許，曰：「君子直道而行，不問吉凶
禍福。」

○數十年前，在宴會中遇一天主教人士，滔
滔宏論，欲說服樂子信奉天主教，樂子反問曰：
「我信佛，志在成佛，亦必可成佛；信天主教，

可許成上帝否？」答曰：「當然不行。」樂子曰：「那我還是信佛。」

○每戒弟子勿坐沙發，應坐硬板椅，挺腹中正。尤戒勿翹腿而坐，謂翹腿而坐最傷腰。

○嚴戒吸烟，禁食蟹，忌冷飲。

留給子女祇是拳術

○樂子曰：「練拳要義，第一在於找勁。」

又謂：拳練得對或不對，應由自己親身感覺來驗證。有四字訣「鬆、正、長、圓」，但須四字同時感覺到；僅感覺到其中之一、之二或其中之三，皆不對。

○樂子曰：「自維新西學而後，不讀古書，生活習慣也有變化，沙發代替木椅，席夢思代替硬床，因此許多抽象概念今人已迥異古人，而猶執今之見以附會拳經古義，實在危險。即如一般人喜談『鬆』字，其實未必真能領會此字真義，所以練成現在『公園太極』的樣子。須知『鬆』絕對不是 Relax。還有人抱球而練，自以為是虛領頂勁，其實是在造成高血壓。」

○樂子曰：「太極拳就是勁大，無堅不摧，前面一座山也推得倒。」

○樂子曰：「前人訓育幼童，必須練字，其意義不僅在於書法，重要的是啓迪化導幼童的心靈，使之凝重詳定，所以必須習小楷，從一筆不得苟且之中養成嚴肅認真的習慣；復次，更因習字首先必須坐得挺直，通體端正，則更寓有動健之意。」

○亦令問曰：「讀『傳習錄』。見陽明先生在訓蒙大意中言及教童子習禮，非徒為威儀，蓋

於揖讓拜起之中有動盪血脈之深意在焉。近世教育崇洋，端坐吟哦已廢，古禮亦盡廢。而又無恰當健身之道以代之，甚且坐沙發，睡席夢思，以故筋骨懶散，大多未老先衰。」樂子曰：「不錯。我對子女，沒有什麼可以遺留，唯拳而已，亦所以強身為本也。」

挺腰正胸器宇軒昂

○樂子曰：「對兒童切勿惡聲相向，有過亦善喻之。粗暴或恫嚇，反易養成其壞脾氣。」

○嘗訓其子：「你怎麼老是懶懶散散？」子曰：「我想鬆。」曰：「鬆不是懶散之謂。」

○李君侍宴，目睹侍役上大湯，近席不慎失手傾洒，樂子左右諸客身皆淋漓，獨樂子早已泰然側立，座客皆不知其何時及如何起身轉避也。

○樂子飼鳥，李君侍側閑話，正張籠喂食，身後一貓敏捷無聲，竄撲向籠，李君驚喊不及，而樂子一手上伸，恰握住貓之後腿，怡然若無事。又一次，樂子喂八哥鳥，手向前送食，而同首與李君語，八哥張口欲咬樂子手指，李君亦驚喊不及，樂子手已縮回，微哂，其感覺靈敏如此。

○樂子曰：「練拳要挺腰，走路也要挺腰。隨時都要挺腰正胸，器宇軒昂。」

○亦令問持戒。樂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能全做到，就夠了。」亦令未達，又問：「然則欲學佛，持何戒？」樂子曰：「菩薩以不擾一有情為戒。」

○每令子弟讀『傳習錄』及『二程語錄』。

○或問太極拳始自何時，樂子曰：「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有此拳之勁。」

或問拳經以何為好？樂子必令讀「孟子」之養氣篇，曰：「盡在是矣。」

○樂子圓寂前若干日，喟然嘆曰：「我嘗囑徒弟們自習四書，但一直未見有人來質疑問難，大概是都懂了吧。」

○樂子曰：「吾少習孔孟之學，長而讀釋典，於是知不通三藏，無以徹曉儒學。」

○樂子曰：「不通三藏，不能詳析孔孟學問，因為詞類不夠。」又曰：「異日定將寫一部東方哲學的書，借用佛教詞類來闡述儒學。」

○樂子曰：「為學當驗證於心，訓話之學也很重要，固其次也，朱子晚年大悔中年註述之誤，並且遍告眾人。這也真是了不起，以朱子當時地位，肯毅然不諱已過，這需要多大決心，多大力量，真了不起。」

○某友疾危，樂子治之，轉危為安，勸其修心靜養，問何以修心，令讀佛典。異日友復來，云：「已詳研佛典矣，並謂已考證出唐僧何歲離國，何歲返京，何歲圓寂，並對照『心經』的各種中英文本。樂子嘿然，友出，嘆曰：「異乎吾勸其讀經之本意也。」

○嘗告某友養病之道以息慮為上，問：「如何能息慮，是不是勿多勞，勿操心之謂？如是這樣，則擬購一架收音機到家來。」樂子曰：「不是這樣。耳不聽聲，目不迷色，心無所亂，慢慢你會收到耳大聰、眼大明、心大靈之功效。」

○樂子曰：「學而不反求諸心，孜孜於考據，鑽冷門以炫世，誠如荀子所謂不知不害為君子，知之不失為小人。」已而又嘆曰：「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樂子曰：「理上悟不如事上悟。人逢大病，大困苦，都是明理的機會，這時便可驗知平日所學是否得力。」

○樂子曰：「古代文士顛沛流離者多矣，賢如蘇東坡，猶不免哭哭啼啼作悲愴之音，而王陽明則恰因貶謫龍場而證得良知。」

心外求法都是外道

○弟子有好怪羨奇而慕佛法神通者，樂子必反復叮嚀：「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又曰：「學佛須多看經，先要明教理，然後才不會為外道所誘，切記切記。」

○樂子曰：「接上佛菩薩光明，心是定的，着魔則心發蕩，切莫把此兩者誤認。」

○樂子曰：「只有佛菩薩能坐在人的中脈管裏，魔決不敢坐到中脈管來。因為中脈管通地獄道。」

○樂子曰：「眾生為佛菩薩造黑孽，佛菩薩為眾生造白氣。」

○樂子曰：「眾生是佛菩薩的因地，佛菩薩是眾生的果地。」

○樂子曰：「要辨別起心動念是為人還是為己，一念為己就是不對，此亦辨正邪的尺度。」

心裏打掃乾乾淨淨

○樂子臥疾，曰：「我現時心裏打掃得乾乾淨淨，真像皓月當空，萬里無雲一般。」

○亦令問曰：「諸佛怨親平等，因此誘佛人可以不落因果否？」樂子曰：「不然，並非佛菩薩對誘佛人有所計較而處罰他。所謂因果也者，

就是自心識田裏下何種子，孽力成熟時結何果子。不是世外別有地獄處等，由別人押解了去。」

○樂子曰：「世人每天都在六道輪迴，起一貪心，即在鬼道，起一瞋念地獄道，動一淫念畜生道，善念入天道，殺心為修羅道。」

○樂子曰：「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修法。」

○亦令問曰：「城隍、土地等神祇，是外道否？」樂子曰：「不能這樣講，世之忠臣烈士等正人歿後則享此報，但不出輪迴，是有漏之因，緣滿還墮。」又曰：「有三種佛：福部、蓮花部、金剛部。福部專享福，帝王是也；蓮花部專吃苦；金剛部發願打除一切眾生之黑孽，打開一切眾生之苦提心。」亦令問曰：「眾生黑孽無邊無際，如何打除得盡？」樂子曰：「你自己也在眾生之中，眾生中就有你。」

○樂子疾瘳，閑坐，謂亦令曰：「吾偶得句：維摩陋室說真空，花雨撩人飛舞中，朝日忽今紅似火，清蟬聒耳唱秋風。」隔數日，鄰里有婚事，樂子亦吟七絕志喜，居無何，謝世。

○樂子常言：「學佛得力與否，要在最後五分鐘看顏色。」樂子之謝世也，無依戀牽掛之語，亦無故作曠達之語，子直及弟子侍，亦無一言叮嚀，僅見樂子轉身以右手支頤，宣問：「不是要吐？」樂子搖首曰：「不是要吐。」言訖闔目而逝。再視，恰為臥佛之態。始知樂子雖於四大分離之際，神猶不昧，肢體皆自由主。

○樂子常言：「弟子在婚前勤於練拳，婚後而堅持不懈者不易得。故結婚是一大關口，結婚後而能勤練者才算真正的弟子。」

○滬上鉅富猶太人哈同，嘗設筵宴請樂子。

席間，哈同一保鏢固請與樂子較量，樂子固辭，哈同則力促樂子：「此等人儘管打，打死打傷由我負責」云云。樂子不獲已，勉予周旋。原擬略為敷衍即歇手，詎此保鏢誤以為可欺，糾纏不休且接連下毒手，必欲置樂子於死地，樂子遂向其脅間一掌，斷其肋骨，當即臥地不起。哈同折服，愈加優禮。次日，復遣車來接樂子赴筵，樂子怒斥曰：「寄語汝家主人，有錢去買狗玩，我不是供你們閻人消遣的。」此事聞諸師叔云。

○黃君素封者，樂子幼時同窗也，頗知師之脾性，故黃君設筵邀請，樂子必不拒。但黃君必告誡同席諸人，切勿談拳，更勿有顯技之請求。

○樂子曰：「大概因為我對學生講得太多了，就不以為奇，等閑視之。我一遍一遍吩咐挺腰，都不照做。當初董老師並不經常給我講，有一次我練拳時他用手在我腰際點了一下說『挺起來。』我從此以後腰就沒有鬆懈過。」

○樂子曰：「董老師帶我去見楊澄甫老先生對我講了一句話，我終身不忘，他指着腕說：『我們的拳在這裏。』」

○或問何謂內勁？樂子曰：「落水狗上岸後渾身一抖，即是內勁。」問者哈哈一笑。出，樂子喟然嘆曰：「吾適所言，正是練拳要訣，想不到他當我說笑話，不去細心體會。」

○樂子率弟子陳及諸友遊無錫，候車返滬之時，火車不停於月臺旁，車門距平地甚高，人皆難於跨登。樂子謂弟子陳曰：「你看我怎麼抬腰

六十學拳猶未晚也

。言未竟，僅見一手搭於車門，身如矯龍，已升車矣，既未見其作勢，更未見其跳躍。

○樂子曰：「吾幼立志，不希名利，唯慕古人以布衣而上干公侯，故於權貴略不屈餒。戴季陶嘗央人介紹，見面即行跪拜禮，吾亦回拜，示不受也。戴於言談中曰：『我現處於大過之中。』吾即答曰：『不，你正是復卦。』」

○滬人爭談「空勁」，樂子最不樂聞，嘗曰：「我們河南家鄉罵人油滑不可靠為『空勁』，故我最討厭這二字。」

○林彪赴滬，設筵邀樂子，席間林問：「聽

說樂先生有空勁。」樂子不答；林見貌辨色，即轉口曰：「我不是要跟你比武。」言已，自找臺階，哈哈一笑。但林始終斜眼逼視，欲以凌厲凶目逼服樂子，樂子若未之見。事後以此告諸亦令。並曰：「我真不希望那一套，我自有一天爵。」

又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樂子在大學時，有某洋教授，介紹樂子大量歐洲經典哲學著作，讀畢，詢樂子作何感想，西方學問勝於東方否，樂子率爾謂曰：「West is west, and east is east。」

○樂子曰：「人欲向前揮拳，必須借後臂之

勢，此自然之理也。吾嘗途遇爭鬥者，路人勸架無效，吾亦如路人之勸架者，兩手各牽鬥者之後手，口稱勿打，雙方置若罔聞，仍各欲拔拳相向，彼自以為前手並未受阻也，然二人之拳皆欲出而不能，蓋彼每欲作勢，吾已暗卸其後手之勁，自外表而觀，吾不過微牽其後手之袖，非特路人不知其中機關，即雙方當事人亦以吾為一般勸架者，而不曉何以舉拳不得也。」

○或有自傷老大無信心學拳者，樂子必告之曰：「六十習拳不晚，此楊澄甫老先生之說也。」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為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合售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係祝秀俠教授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各90元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